

千年学府探文明
走读湖湘书院



【简介】

杜陵书院位于耒阳市第一中学校内,现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衡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元907年,时任耒阳知县朱昂在县城北杜陵处建杜陵祠,创办杜陵书院。如今的杜工部祠及其周边文物保护区占地面积约843平方米,建筑面积540平方米,展陈面积200余平方米。祠前有唐代爱国诗人杜甫墓及抗日名将薛岳将军所立杜公墓碑等文物,旁有杜甫陈列室。

梁瑞平 梁珏 曹晓彬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拥有一座跨越千年历史的书院,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就像岳麓书院之于长沙,石鼓书院之于衡阳——这书院,往往意味着文化根脉与自信,也是一种文旅资源和精神底蕴的加持。

在湘南耒阳,有一座名气不小的书院——杜陵书院。

这书院建于唐末,迄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这书院自带光环,因为它与诗圣杜甫有关;这书院生机勃勃,因为它早已因时而变,转身为一所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人才。

2023年12月底的一天,阳光正好。我们踏入耒阳市第一中学,慕名寻访一个诗人与一座书院、一座县城的故事。

一

“一脉文明四地荣光弘纸都千年诗礼启智慧当仁不让;中天日月八方惠雨润华夏九畹芝兰兴民族舍我其谁”,走近濒临耒水的一中东大门,一副气势不凡的楹联映入眼帘。

进门直走,不多时即为一中老校门。穿过此校门直行大约百余米,左侧可见被四面仿古式墙体围住的杜陵书院,它与旁边或白色或淡粉色瓷砖装饰的现代建筑有着明显区别。

走进书院小小的四合院,迎面就是一尊杜甫铜塑像,只见杜甫微蹙双眉,双目遥望远方,恰与世人所熟知的杜甫形象相符。

继续往里走,便是杜甫墓。墓呈圆形,封土高约1.5米,底径4米,封土周围均用条石围砌。墓堆前墙嵌有宋代青石刻碑一块,上刻“唐工部杜公之墓”字样,右题款为“景定癸亥夏”(宋理宗年号)左题款为“县令王禾立石”。

907年(唐天佑四年),耒阳知县朱昂在县城北杜陵处建杜陵祠,创办杜陵书院。据记载,当时的书院为四合院封山式。书院正面是藏书楼,一层为砖券窑洞三孔,中辟小板,顶部为二层孔圣堂的月台。孔圣堂面宽五间,进深三排,有大小房子数十间。新祠为四合院,正中明堂设杜甫木雕像。各种诗文碑刻横刊于石栏上。东西二廊有房屋十余间,供师生教学、祭祀与守墓人住用。

这位朱县令其人其事并不清楚,但相信他是诗圣杜甫的忠实“粉丝”。所以,他应是怀着悲悯与崇敬,在任上为137年前(即770年)发生在耒水畔一个悲剧故事的主角建祠,并以祠堂为基础建起了杜陵书院——这个举动,除了留下一段千古佳话,也把那段令人伤感的故事和他自己写进了历史。

诗圣杜甫生逢乱世,仕进无门,在长安城困顿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曹参军小职。安史之乱爆发,杜甫不得不流亡颠沛,途中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投官左拾遗。后弃官西行,入蜀定居成都。杜甫投靠剑南节度使严武,在其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

公元770年4月,杜甫避臧玠之乱,由长沙到衡阳,拟沿着耒水南下郴州,投靠时任郴州刺史舅父崔玮。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甫客耒阳,游岳庙,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归,令尝牛肉白酒。甫饮过多,一夕卒,遂葬于耒阳。”

据记载,当时是在聂县令主持下,葬于耒阳城北厢之耒水西岸,并环墓建祠,定名杜工部祠。祠中塑杜甫像,“每岁孟春三日,孟冬三日,县邑率师生行释奠礼”。

此刻,我们目光为墓前为一块醒目的汉白玉刻碑所吸引。上刻《重修杜公墓碑记》全文,为1939年湖南省治迁来后,抗日名将、第九战区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所撰。



杜陵书院近景,可见汉白玉刻碑、杜甫墓及柏树等。

梁珏 摄

二

绕过杜甫墓,隔着条石围栏,即为杜工部祠。这座仿古建筑的两根立柱上张贴着一副对联:“杜陵圣地观江南烟雨诗魂易碎;工部流风续往圣弦歌墨韵长存”;视线左侧为诗圣阁、耿读亭,环祠游廊及杜甫陈列室。

正在杜甫墓周边流连,端详着碑刻、诗文时,四合院左侧突然传出读书声,循声望去,原来是诗圣阁里坐着一位正捧着高中课本诵读的学生。这个孩子说:“心情不太好,特意到亭子里坐坐、读读书……只要看看亭子里的诗词、碑刻尤其是杜甫雕像,浮躁的心就能很快静下来。”

自从杜陵祠及书院建立之后,古往今来,前来吊唁、追思与拜谒的人不绝如缕。

第一个跑到耒阳来吊唁杜甫的著名诗人,当属戎昱。戎昱(744—800年),唐代荆南(今湖北江陵)人,少年举进士落第,游名都山川,后中进士。大历二年(767年)秋回故乡,在荆南节度使卫伯玉幕府中任从事。后流寓湖南,为潭州刺史崔瓘、桂州刺史李昌巖幕僚。晚年在湖南零陵任职,流寓桂州而终。戎昱于772年抵达耒阳,专程到杜陵祭拜杜甫,写下《耒阳谿夜行(为伤杜甫作)》:

乘夕棹归舟,缘源二转曲。月明看岭树,风静听溪流。

岚气船间入,霜华衣上浮。猿声虽此夜,不是别家愁。

唐代散文家、著名诗人韩愈是最先认识到杜甫诗作价值的文人,曾以诗作几首评价杜甫的诗作,有《调张籍》《题杜工部坟》《荐士》等。

《题杜工部坟》是韩愈在耒阳写的长诗,诗中对杜甫的才情推崇备至:“中间诗笔谁清新?屈指都无五四人。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

杜甫墓四周有几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这些大树,不断向下扎根于历史与文化的土壤,又以其敞开的怀抱与浓密树荫,庇护着一批又一批在一中就读的莘莘学子——这杜陵书院,不就是矗立在耒水河畔的一棵文化之树?

如杜陵书院这样的书院,有的在时光淘洗之下化为了无形,只流传在文字、传说里,成为一种文化载体与精神象征;有的依然保持着既有的形制,还以讲堂(国学堂)、碑刻、诗词长廊等形式发挥着以文化人的作用。只要书院代表与张扬的精神在,气场在,无形或有形其实不那么重要了。

幸运的是,杜陵书院一直在因时而变,与时俱进——

一中党委书记邓玉明介绍,1902年,这书院改立新学,成为耒阳县官立第一高等小学堂;1941年,改办为耒阳县立初级中学,1958年改办为耒阳县第一中学,1986年更名“耒阳市第一中学”。2002年被省教育厅确定为“湖南省重点中学”(2004年改称“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一中早就以‘四地历史’名扬天下,即杜陵书院办学地(907年)、耒阳新学开办地(1902年)、耒阳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地(1928年)、抗战时期湖南省政府临时驻地(1939—1944年)。”邓玉明说,迈入新时代,耒阳一中赓续学校优秀文化基因,构建了“面向每一个学生,高贵其精神,引爆其潜能”的办学理念,目前,每年毕业的学生1600人左右。

资料显示,1956年,杜甫墓及杜工部祠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明确保护范围;1983年被再次确认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耒阳市人民政府指定杜陵书院为耒阳市学校德育基地。1996年,经省文物局批准,按原貌重修杜工部祠,并在祠后东西两侧100米处建仿古式诗圣阁、耿读亭。而后,耒阳一中及相关部門、友人搜集史料,筹集资金,在祠内设杜甫陈列室,塑杜甫铜像立于墓前,建

资料显示,杜陵书院自唐代以来培养了不少科举人才。宋仁宗时期耒阳考取的两名进士,南宋宁宗嘉定年间的九名进士,均出自杜陵书院。

时间来到了近现代。1927年朱德、陈毅领导湘南暴动。1928年2月16日,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里应外合首克耒阳县城。2月19日,在杜陵书院召开耒阳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并选择杜陵书院为耒阳县苏维埃人民政府临时府廨。

在抗战时期,杜陵书院也曾写下耀眼的一笔。

据《耒阳市志》记载:1939年日寇南侵,5月湖南省政府迁至耒阳,杜陵书院成为湖南省政府临时驻地。当时的省政府主席薛岳在杜陵书院办公期间主持重修杜公墓,立《重修杜公墓碑记》于墓前。碑文由书法名家、长沙人周昭怡以颜体楷书所写。



杜甫漂泊南下路线图。梁珏 摄

三

杜诗碑壁于环祠游廊。

2012年,耒阳市委、市政府在此主办过“杜陵书院大讲坛”。讲坛以“杜陵书院”和“耒阳特色文化”为基调,设中国传统文化、耒阳历史文化、国情科技教育及城市文化、精神文明建设等四个系列板块内容,深受市民欢迎;北师大教授康震曾在学校子美广场举行过“百家讲坛”讲座。

校园里,杜甫元素随处可见,邓玉明介绍,学校成立了杜甫诗社,定期举办活动。“我一直认为,焕新赓续是最好的传承。如今的杜工部祠(杜陵书院)是面向社会全天候免费开放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除耒阳一中本校学生外,每年都会接待大量周边学校学生、社会各界人士,也有来自日本、韩国的海外游客到此参观学习。”他说。

快要离开时,我们在老校门左侧的墙壁上,终于看到了那块广为人知的“杜陵书院”牌匾,原来镶嵌于墙体之内,难怪入校时没有发现。

上半部分为阳文铭刻的篆体字,右侧竖写的是“光绪乙未夏六月”,左侧落款为“元和江标题”;下半部分“耒阳市第一中学历史沿革”,以魏碑体文字大致介绍了一所重点中学的“前世今生”。

据考证,“诗圣杜甫自大历五年(770年)夏四月寓居耒阳,到五月夏意外离世,停留耒阳的时间,至少有半个月,甚至一月之久”。时间不算太长,可这颗文学史上璀璨明星与耒阳之间的故事一直在续写——

杜陵书院(耒阳市一中)溯耒水而上的河中间,是为鸭婆洲(亦称东洲),早在2000年就建有杜甫公园;与一中隔河相望的铜锣洲上,2014年落成开学的杜甫学校就在振兴北路;学校西北侧的马路被取名为“杜陵路”……一个心系苍生、胸怀国事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因了诗歌之名,成了一座城市里传颂千年的知名IP,这是人文之盛、文脉之益、教育之幸,更是民生之福。

湘江观潮



从现场抵达希望之地
——《湖南文学》2024年新刊一瞥

贺秋菊

澎湃新闻“新年第一个文学故事”和《文艺报》2024第1期文学期刊扫描先后关注到了《湖南文学》的全面改版,新增栏目“回眸”“青年计划”备受瞩目,“地方”令人期待。新年首刊承继湖湘文化传统,密切关注时代发展,介入创作现场,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历史性、地方性特点。

《湖南文学》是一本新刊,也是一本具有七十三年办刊历史的老牌文学刊物。刊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1年创刊的《湖南文艺》。1957年1月,改刊名为《新苗·文艺月刊》出刊。1959年1月,刊物首次以《湖南文学》命名,之后分别在1971年、1981年、1984年改名为《湘江文艺》《湘江文学》《文学月报》。1987年1月,恢复《湖南文学》刊名出刊。2000年,办刊地址搬迁至北京,改刊名为《母语》。2005年5月,回到湖南办刊,改刊名为《文学界》,《文学界》2012年开始办旬刊,中旬刊为《文学界·湖南文学》。2015年1月,再次恢复《湖南文学》刊名,恢复月刊,延续至今。几经创刊、停办与复刊,发展与起落之间凝聚了几代湖南文学人的坚持与探索。

2023年,《湖南文学》筹备改版工作,广泛征求意见,凝聚了全省文学界的智慧与力量。新刊设七个常设栏目,两个不定期推出的特色栏目,覆盖了各个文学门类,满足了作家的平台需求。“关注”主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小说”和“散文”鼓励题材的开拓和创新性表达。“青年计划”重点关注国内青年写作和创意写作学科前沿趋势,特约名家短评推介。该栏目是对省作协近年来组织的“新青年”写作营改稿行动的积极回应,以期打造湖南青年作家成长的摇篮,并在全国创意写作学科建设中发挥力量。“国际文坛”“诗界”延续办刊传统。增设“笔谈”,关注国内前沿文学批评,介入文学现场。“地方”“回眸”不定期推出。“地方”聚焦文学湘军创作现象。“回眸”回顾湖南文学史,由此生发出对当下文学创作的话题性讨论。

手捧新刊,端详着封面的红色,封面上印刻着韩少功《归去来》,盛可以《姐妹》,不由得想起了《文学界》的创刊号。也是红色刊物,策划了四个专栏,包括“晴耕雨读”和“凶猛”两个栏目。“晴耕雨读”刊发了韩少功散文《土地》,“凶猛”刊发了盛可以短篇小说《春天与樱桃树所至的事》。韩少功和盛可以其文学创作呈现出了鲜明的审美风格。2000年,韩少功回到湖南汨罗,迁入三江镇八景峒,回到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上,开始季节性定居,过起了“候鸟”式晴耕雨读的农家生活。这一举动在全国文化界、文学界反响热烈。他行走在广袤的土地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其创作精神是对创作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周立波、蒋牧良、康濯、柯蓝回到湖南采访创作。那时期缔造了文学界神话的70后湖南作家盛可以也进入《文学界》创刊号视野。

《湖南文学》改版,重温韩少功旧作,力推盛可以新作,恰是新刊对两代作家不懈探索与坚守致敬,是始终在现场、在引领的历史性见证。刚刚过去的2023年,年届七十的韩少功在一场重感冒过后,宣布从此开启探家返乡回乡模式。这一年,盛可以回到故乡益阳乡村,自建了一栋房子,准备常住,陪伴在母亲身边。从《春天与樱桃树所至的事》到《姐妹》,盛可以依然在关注女性,却多了一份亲情,保持着一贯“凶猛”的写作风格,却多了一份温情、一份理解。

“关注”重磅推出80后客居湖南的内蒙古作家肖睿的中篇小说《暖阳》。小说将叙事聚焦在孤独症患者身上。据有关统计,我国的孤独症患者在1000万以上,今年4月将迎来第17个“世界自闭症关注日”。刊发《暖阳》是刊物对社会现实密切关注最直接的体现。无独有偶,《人民文学》首刊中篇小说《赤兔》也把关注投向了孤独症患者这个群体。这或许是巧合,但又不应简单地视为巧合。文学期刊在海量的来稿中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关于孤独症患者的故事,这是文学书写新时代的历史性必然,也是万千读者共同的期盼。

青年文学成为刊物新的增长点。青年文学是湖南作协近年来的工作重点。回望上个世纪文学湘军享誉全国的八十年代,一大批湖南作家从湖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武汉



大学等文学院的作家班成长起来,他们的成长既有高校的专业培养,也有省内文学期刊的鼎力推介,还有全国文学期刊的积极推介。在全国文学期刊推出“发现”“青年作家专辑”“小说新干线”等青年文学专栏的同时,《湖南文学》总结历史经验,将原不定期推出的“湖南青年作家辑”改为“青年计划”,定为常设栏目。本期推出创意写作专业在读研究生、1999年出生的小说家王子健《昆明画家》《未确认的消息》两个短篇小说以及青年评论家丛治辰的短评。

新设“笔谈”栏目成为新刊亮点备受关注。本期编发鲁迅文学奖评论奖获奖作者李浩的创作论《聆听的“智慧”》。李浩近年来在多个文学期刊主持文学栏目,其观点见解新颖、富于思想性建构性。同时编发刚刚推出长篇小说处女作《云落图》的作家张楚的创作谈《自言自语:我的小说观》,对基层写作者具有较强的指导意见。诗人张战停下作诗,笔下的诗人论《大山与明月》亦展现了出色的发现力和洞察力。李昌鹏对90后湖南科幻作家海漭获奖新作的评论《可取而何者众?》从对获奖之问切入,对《时空画师》进行了文本细读与框架解构,在批评中探讨类型文学与传统文学的矛盾冲突与未来走向,抛出较好的讨论话题。

关注“地方”,是时代回响,更是历史性探寻。《湖南文学》新刊向地方性写作投去了关切的目光。“回眸”栏目重温韩少功的《文学的根》《归去来》,刊发聂鑫森《三十八年前的湘西之行》、黄灯《韩少功的“根性”》、舒文治《铜钵里包含遥远的过去》,作为从文学寻根到“地方性写作”的历史性梳理,其文学和历史意义非凡。作家们通过回到故乡、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或熟知的行业、领域去发现与追寻,建构一个足以承载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属于作家个人的“地方”,来实现文学新的突破。

新刊的小说、散文、国际文坛、诗界在回应时代、书写“地方”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关切。《姐妹》是作者回到故乡益阳完成的短篇新作,南方潮湿的气息笼罩在姐妹对丧事的处理之中。卢应江的短篇小说《仁义寨》、巴音博罗的短篇小说《远方山谷中的雷鸣》也展现了浓郁的地方气息。冉正万的散文《云舍记》继续他的贵阳书写,在桶子屋、神农潭探祖。宋长征的散文通过《驴板肠之夜》砖窑和一根驴板肠与故乡故土故人重逢。陆蔚青的中篇小说《金镰刀》关注旅美华人的家庭生活。诗人于坚的小说《变脸记》墙上爬着青藤》继续他的先锋探索。80后影视人唐棣的散文《十章章:从昨日世界到炼金有术》,跟读者谈艺术、谈人生,跳跃与落地之间引入行业的独特表达。跃入王珍在散文《与狗同行》中展现了90后青年作家鲜有的理性与克制。鲁橹的组诗《这我见犹怜的人世》是对生命的寻呼和探寻,何小竹的组诗《对金鱼的观察》表达了拳拳故土情,柳宗宜组诗《量子纠缠》在反向追回中进行某种建构。美国作家茱莉卡·葛茜的短篇小说《女兽医》讲述了一段她所熟悉的从医故事。

还应该看到,《湖南文学》2024年新刊体现的改稿精神。肖睿在《暖阳》的创作谈中表示,“整个修改过程中,我作为作者能明确感受到编辑的锤炼让这篇小说里的草原活了过来,我能闻到青草的腥味,听到孩子的笑声”。文学编辑是作品的发现者、作家的发现者,还应该帮助作家去抵达、去完成、去突破。建设性和突破性的改稿让作家获得了成长,“我就像小说中的旅人,茫然前行。编辑像牧人,引领着我,抵达希望之地”。